

为了立功，高敬池的妹夫商少军向警方交代了一个重大线索：高敬池曾涉嫌雇凶杀人.....



2020年1月2日，石家庄市公安局开展对高敬池集团的抓捕行动。

凌晨1时许，高敬池在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落网；几乎同时，高敬池的儿子、侄子及另外3名相关嫌疑人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市、海南省三亚市、河北省保定市被抓。

当时，高敬池等人涉嫌的罪名是非法采矿。

早在2019年4月，央视《经济半小时》就曝光了曲阳县大沙河的非法采砂问题，其中最大的采砂点叫远航砂场，11个沙坑采砂一天的收入超过400万元。过度开砂背后是农田、林地被毁，铁路、高速公路安全受到威胁，水利部为此约谈了河北省水利厅。



高敬池。图片/河北高氏雕刻有限公司官网

听到这个消息时，高敬池已从曲阳躲到长春避风头，他认为曲阳县公安局接手后，自己便能掌控局面。2019年12月14日，他把同样在外避风头的高义叫到长春，让他回曲阳自首顶罪。

据高义回忆，高敬池为了切割与润东公司的关系，让自己对警方撒谎，把润东公司给他的分红款说成借款。高敬池为此准备了银行流水单，详细记录了11笔、共1100万元分红转账记录。他让高义记住转款时间和钱数，将来警方问起来才能心里有数。

高敬池甚至找来一名男子，帮高义预演了公安机关的审讯。男子问高义，“润东公司有没有其他经营者？”高义说“没有，是我独资”。男子又问，润东公司为什么给高敬池转钱？高义答，“是高敬池做工程项目，急需用钱从我这里借款。”

预演结束后，高敬池让高义快回曲阳，说陈作军已在县公安局安排好了接受自首的人员，回曲阳后自会有人与他联系。

2019年12月15日晚，高义返回曲阳后接到了县公安局燕赵刑警中队副中队长的电话，让他第二天到队里接受调查。接受调查的当天，高义即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刑事拘留。

藁城区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，陈作军涉嫌窝藏、包庇罪，2020年8月3日被藁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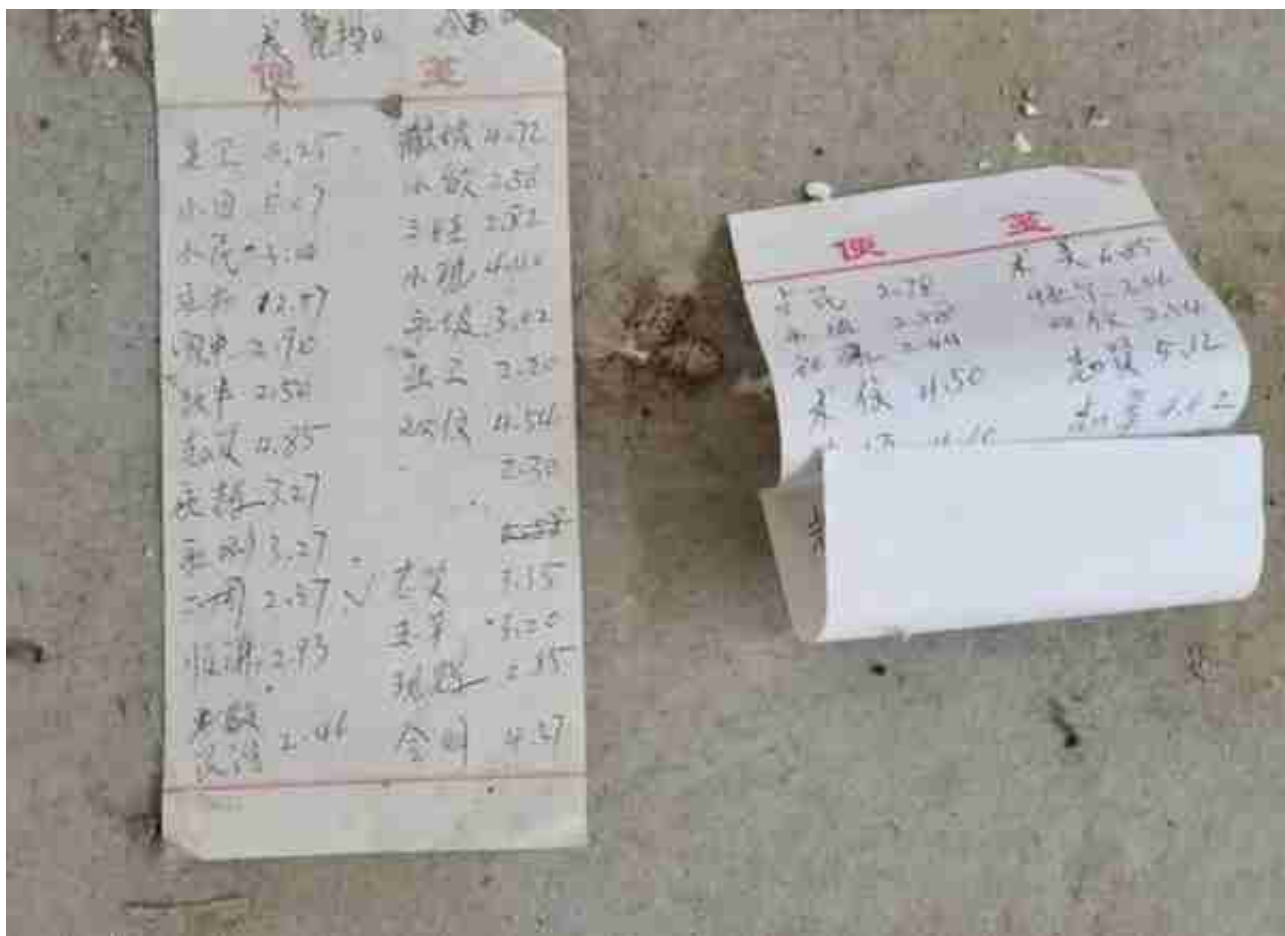
非法采砂背后的关系网



11月15日，润东公司砂场的简易办公板房。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

涉嫌非法采砂的另一犯罪嫌疑人贾进英称，那次股东会后，公司开始向河道东侧的南辛庄村、北养马村、南养马村河滩地掘进。他说这些河滩地属于防洪堤，可以种植作物，不能挖砂破坏；但润东公司将十几辆铲车开进河滩地，拱开了地下土层。

2020年10月5日，新京报记者在大沙河北养马村段看到，河道东侧有一个南北长约2公里、深约5米的大坑，坑里有一些鹅卵石和积水。一名北养马村村民称，大坑是前两年挖砂留下的，挖砂前村民一直在这里种田。



润东公司砂场保存的租赁村民田地统计单。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

尽管存在多处违法违规，但润东公司超范围采砂的一年多里几乎无人监管。

依据2018年《保定市河道采砂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市、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监管

河道采砂，并成立专门的队伍定期巡查；此外，公安、国土、环保、交通等部门也有河道采砂监管职能，应依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
据高义供述，县里的相关部门很少到润东公司的砂场检查，主要原因是高敬池与时任曲阳县县委书记王芄是儿女亲家。新京报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，2017年12月28日，高敬池次子与王芄女儿登记结婚。

公开信息显示，王芄今年52岁，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人，本科学历。2015年，他从保定市清苑县（现清苑区）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，调任曲阳县县委书记。

据供述，除了王芄，润东公司还在采砂、运砂过程中与水利、交通、交管部门建立了联系。

高龙曾经交代，曲阳县水利局河道费稽征站站长张磊会在检查前通风报信，以帮助润东公司逃避监管。据保定市纪委监委官网2020年5月消息，2020年1月，张磊被“双开”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涉嫌雇凶杀人



高敬池的高氏雕刻艺术研究中心。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

1996年，李建会从中国农业银行调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曲阳县支行，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，与高家兄弟合伙开发曲阳县“恒州镇商城一期”项目。在这场合作中，高华池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，高敬池与政府部门协调土地手续，李建会负责供应建筑材料。

“合作过程中，高敬池他们怎么欠了李建会的钱，我不知道。但2001年临近春节时，高华池写过一张138万的欠条。1999年到2001年，我陪李建会找高华池要过五六次账，一分钱都没拿到。”辛晓卿说。

或许因为反复要钱，李建会惹恼了高家兄弟。杨会春供述，大概在2001年春节后，高敬池让自己“做掉”李建会。

但高敬池并不认同杨会春的说法。他对警方称，李建会的死与自己无关。一名知情者向新京报记者透露，高华池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通缉，目前仍未归案。

杨会春供述，为了“做掉”李建会，自己从吉林老家找来杀手哈小雷和一名帮手，三人于2001年2月11日在曲阳会合。

据哈小雷交代，当天晚间，三人驾车跟踪李建会至李家附近将其杀害。行凶前，李建会一度认出了杨会春，并表示欠账一笔勾销，但三人仍未罢手。随后，三人一起驾车将李建会拉走抛尸。

辛晓卿记得，李建会遇害当晚8点多，外面有汽车“嗡嗡”的加速声，家里的狗叫得很凶。她怀疑哈小雷等人那时正在附近作案。



辛晓卿介绍，李建会被杀后，公安机关表示李的遗体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境内发现。为此，平山县公安局于2001年2月12日立案侦查。

现已退休的武会明为时任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，参与过李建会案侦办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平山警方侦查李建会案现场后认为，这里只是抛尸地，主要犯罪地在保定曲阳。

为此，平山县公安局将情况层层汇报至石家庄市公安局、河北省公安厅，表示由曲阳管辖更有利于案件侦破。此后不久，省公安厅即指定曲阳县公安局侦办此案。

“案发当年的四五月份，武会明告诉我案子移交曲阳县公安局了，可以找曲阳了解情况。”辛晓卿说，此后，她多次到曲阳县公安询问进展，但19年来始终没个说法。

2020年1月高敬池案发后，河北省公安厅、石家庄市公安局曾两次指定管辖机关，最终由石家庄市藁城区公安局负责侦办。李建会案的卷宗，也从19年前的侦查机关——曲阳县公安局移交藁城区公安局。

但藁城区公安局发现，移交过来的案卷只有31页，包括现场照片、勘查笔录，以及两名目击证人、李建会朋友等人的询问笔录，且所有询问笔录均为复印件。

但武会明记得，2001年侦查李建会案时的卷宗远多于这31页，比如受案登记表、立案决定书等程序性材料，被害人家属辛晓卿、被害人生前最后联系人、目击证人等的询问笔录，被害人尸检报告、DNA鉴定等证据。

如果武会明记忆正确，那么现有的李建会案卷宗至少缺失立案决定书、尸检报告、辛晓卿询问笔录等内容。辛晓卿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当年她的询问笔录中有一个重要信息——李建会没有婚外情或其他仇家，只与高敬池兄弟有债务纠纷。“警察还问有没有具体怀疑对象，我说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高敬池、高华池。”

对于李建会案的卷宗为何缺失，藁城区公安局曾向武会明了解情况。

武会明记得，大概是在2001年案发后不久，平山县公安局、曲阳县公安局在河北省公安厅的会议室里移交了李建会案卷宗。除双方人员外，在场的还有河北省公安厅领导，石家庄市公安局、保定市公安局的人员。“全案材料都装在一个档案袋交到曲阳公安局了，连个复印件都没留。”武会明说。

辛晓卿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藁城区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曾经透露，当年主办李建会案的民警是时任刑警中队长苑英泰。另据同案人供述，苑英泰与高敬池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不仅李建会案，18年来，苗会良案的侦查也是无疾而终。

卷宗显示，2003年3月和2011年4月，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、曲阳县公安局曾分别对杨会春雇人杀害苗会良一事进行调查，并将杨刑事拘留。但杨会春均不承认曾让

哈小雷杀害苗会良，调查也就没了结果。

2020年3月19日，藁城区公安局对苗会良一事重新展开侦查，杨会春才供述了苑英泰、高敬池、哈小雷等人与此案的关系。

相关涉案人陆续被查



尧山公园项目，目前只留下烂尾工程。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

李永来曾向警方回忆，高敬池初次找其投资时，他果断拒绝；但没过多久，时任县委书记王芑便组织了饭局，还叫上了高敬池。饭桌上，王芑和曲阳县原常务副县长李银峰不断游说，希望李永来为尧山公园捐助7000万元建设费，再次遭拒。

半个月后，王芑向李永来挑明了他与高敬池的亲家关系。想到自己在曲阳还有不少在建项目，“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县委书记手里”，李永来只好答应投资。



曲阳县原县委书记王芑受审。 图片/赞皇县法院微信公号

保定市检察院官网4月20日消息，曲阳县原常务副县长李银峰（后调任保定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副书记、总编辑）涉嫌受贿罪、玩忽职守罪，指定河北省涿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2020年11月23日，新京报记者从石家庄检察院获悉，曲阳县信访局原局长苑英泰因涉及曲阳县另一起涉恶案，目前也已被石家庄长安区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此外，与润东公司非法采砂相关的公职人员也接受了调查。

据保定市纪委监委官网2020年5月消息，2018年，曲阳县水利局原局长闫秀章指使

张磊向河道采砂企业索要财物14.5万元，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犯罪；2020年1月，闫秀章、张磊被“双开”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